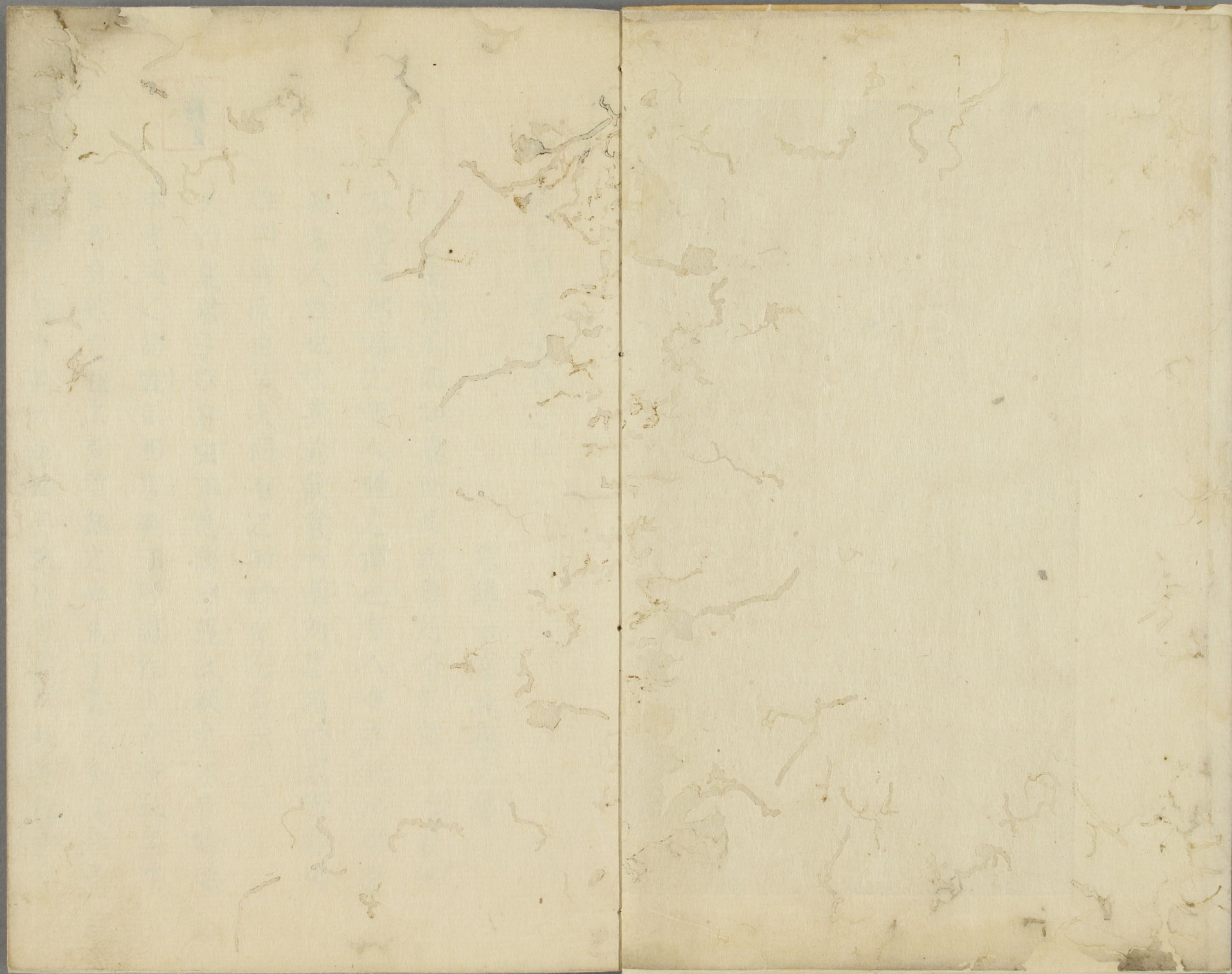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55  
2





117  
55  
2

紫芝園漫筆卷之七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人之食性不同如其面焉然衆所嗜而獨不嗜衆所  
不嗜而獨嗜之者人性之偏也昔人有嗜瓜甲嗜瘡  
痴者人性也已其於飲食所嗜所惡異於衆者非偏  
性則癖疾也丈夫固有之而婦女尤多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強字陸氏叙文不音暗菴  
本義從之語錄亦明言其不可讀作上声按此字平  
声者自然之強上声者強之也朱子蓋以本文君子  
謂聖人於事無所勉強其強乃自然耳此其所以与

天地合其德也但來先生謂陸氏失之朱子從陸亦  
非強字當作上声說也是也蓋六十四卦大象皆言人  
用易其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者以事之大小  
位之貴賤言之均之皆君子也君子觀易象以修身  
以齊家以治國以平天下所以施之行事也故皆言  
以以用也君子觀天行健之象以之黽勉自強而不  
敢息也強勉强也勉強是治字君子以易之所用力當  
如是若強弱之強是死字非以易之功夫也詩云釐  
釐文王令聞不已釐也勉也是文王亦以勉強得令  
聞也朱子本以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為聖

人之事故以此強字為自然之強也殊不知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者常人亦有之如於難能之事雖聖人  
亦豈不勉強哉故自強不息君子所以則天也而曰  
予思日致也亦聖人之自強也

享保間海內糶賤甚一年賤一年至辛亥石價如曩  
時三斗士大夫大困於是東都一士人它中有瘞窖方  
文欲以土填之召役夫而与之謀役夫曰於此處無  
所取土若取諸某處則費一金為計君者不如以米填  
之

入太廟每事問禮也時人無行是禮者而孔子獨行

之或者譏之不知禮也故孔子曰是禮也此益夫子  
初入太廟時事也他日又入太廟亦復如之故於鄉  
黨篇記之曰入太廟每事問是知夫子每入太廟必  
行是禮也說者乃徒以為慎之至而謂鄉黨篇者為  
重出皆非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自孔安國以來說者皆以為夫守自憂但來先  
生獨謂憂門弟子千古卓見哉蓋凡言憂者皆自己  
憂彼所憂彼所憂在彼如父母惟其疾之憂是父母  
憂子也及如憂君憂民憂社稷皆是也若夫在己自

上謂之患如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不患無  
位患所以立患得之患失之之類乃病患之患皆是  
也故憂患二字其義自別用之各有所當不可不知  
也但來未論及之予故詳之

戰國策云五穀所生言所生五穀也非麥而豆言非  
麥即豆也文法亦有如此者

申韓並稱者以其道相類也以其人言之似申不及  
韓然韓有其昏申則其昏不傳無以考之惟見國策  
所載申子一二事知其不及韓不啻雁行耳

但來先生定說以周尺當倭七寸二分弱者以成數

言之也其實周尺當今七寸一分九釐六毫三絲嘗  
以此算嘉量曰考工記云象氏為量深尺內方尺而  
圖其外其實一鬴鄭注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  
鬴六斗四升也今按鬴釜通論詔左傳皆作釜深  
尺內方尺古尺當今七寸一分九釐六毫三絲再自  
乘之得三百七十二寸六七二八七一六五三三四  
七是嘉量一鬴六斗四升之積實也今量方四寸九  
分深二寸七分為升方四寸九分自相乘之得二百  
四十寸零一六深二寸七分乘之得六十四寸八二  
七是今量一升之積實也置嘉量一鬴之積以今量

一升之積除之則一鬴當今五升七合四勺八抄  
七撮二圭九二五八六九三八六有奇六十四分之  
則知嘉量一升當今八勺九抄八撮二圭三八九四  
六有奇論詔与之度十六斗當今一斗四升  
三合七勺一抄八撮二圭三一四六七二有奇与之  
粟五乘十六斛當今一石四斗三升七合一勺八  
抄二撮三圭一四六七二有奇五乘八十斛當今七  
石一斗八升五合一勺一抄一撮五圭七三六有  
奇粟九百孔安國以為九百斗即九十斛當今八石  
零八斗四合一勺五抄零五圭二有奇此蓋月俸也

十二月共得子八十斛當今九十七石零九合八  
勺零六撮二圭四有奇三斗五升為一苞則一歲之  
俸凡二百七十七苞實為中士之祿考工記注輔十  
則鐘六斛四斗當今五斗七升四合八勺七抄二  
撮九圭有奇孟子萬鐘六萬四千斛當今五千七百  
四十八石七斗三升九合二勺五抄八撮六圭有奇  
後世鐘鼓報時子午時九下丑未時八下寅申時七  
下卯酉時六下辰戌時五下巳亥時四下世人不知  
其始於何世亦不知數之所本按揚雄太玄云子午  
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十二

支數蓋出於此惟以此數報時則予亦未知其所起  
耳

凡俗通載忘劬之祀又柳為汲令主簿杜宣詣之賜  
之酒時北壁上有爵赤弩照於杯中形如蛇宣畏惡  
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使得負腹痛切妨損飲食晉昏  
樂廣傳載廣客在坐飲酒壁上有角弓漆畫作蛇影  
於杯中客以為真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二人後皆  
明其弓影而疾頓愈是二事全同傳記中固有如此  
者李瀚蒙求乃舍漢事而取晉事何也唐詩云消愁  
已辨酒中蛇酒中蛇事有二不知詩人孰通用說者

必引晉昏以蒙求為據而不復引風俗通可謂疎矣  
今之詩人好為懷古覽古未嘗遊其地而作想像之  
見時失其實得非欺人乎雖間有佳者則予不欲齒  
之矣

班掾作古今人表後儒譏其無與於漢史誠然余惟  
孟堅特欲品第漢人為九等而不足其等非以古人  
比之不可以盡之故有是作也非有意於表古人特  
以表今人耳

先王建國大封子弟功臣封子弟親也封功臣賢  
賢也非此二者不為封侯漢昏年表於外戚侯者自

以恩沃侯照意自見春秋之筆也

列女傳云晏子長不滿三尺三字必誤孔子曰僬  
氏長三尺短之至也然則世安有不滿三尺之人哉  
漢昏載高祖詔田橫狀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  
曰大者謂其長率即橫身也小者其徒屬也純按大  
者王小者侯言漢所以賞橫若王若侯有二端也孟  
子陣代曰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亦就一國  
言之也不然田橫徒屬五百人率可勝封哉顏注謬  
矣史記載此辭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廼侯耳言漢  
之封橫大則王小亦不下侯也一廼字以見其意明



大小皆就橫一身言之也漢晉注不可從也

月令云土潤溽暑鄭康成注云潤溽謂塗濕也純梅  
周昏時訓解曰土潤不溽暑物不忒罰鄭氏以潤溽  
連讀周昏以潤上連土溽下連暑陳澧禮記集說云  
溽濕也去之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此以溽暑連讀  
如周昏柳子厚詩云南州溽暑醉如酒溽暑亦如周  
昏之說則當以陳氏為是月令又曰荔挺出鄭注云  
荔挺馬薹也顏氏家訓曰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  
為刷廣雅云馬薹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薹易統通卦  
驗去圖云荔挺不出則田多大災蔡邕月令章句云

荔似板高詠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  
注荔挺為草若誤矣純按周昏云荔挺不生卿士專  
權是以荔挺為草名與顏氏所引去圖同康成當有  
所考未可遽以高詠為是本文云荔始生荔挺出陳  
氏集說曰荔與荔挺皆香草此從鄭氏亦以荔挺為  
草名也今當從之為是

周昏王會解載四方外夷所獻禽獸與山海經所載  
相似皆為奇怪非常之物

周昏史記解列古之七國而言其所以亡甚詳後王  
不可不鑒也

後世學者各立意見交相是非儒固有之而叔氏為甚彼其所爭特末師之是非耳舍本逐末雖是非未猶為幹自幹而枝；又生枝去本弥遠則其為非亦大可謂惑矣嘗有一僧頗好學問時見訪語予以迎日名師之所論說因言某說云々其說云々皆所謂末師之是非也予曰昔南里有衆逐兔者兔走北里北里子弟亦逐之南里人曰我所逐也北里人曰兔何主之有獲之則是二里人未獲一兔爭逐而鬪者不止卒至殺傷豈不惑哉自予觀之今之談佛法者皆里人之逐兔也學令其所論悉是而兔之亡

久矣况所論未必是乎魯悅

升菴先生謂宗儒為頭儒為首儒非過言也謂明人之陋者為宗人之亦聲其甚當

或問醫昏云癢美疾也是言何謂也曰人身痛癢皆疾也惟痛雖做人亦苦之疾之輕者人亦不甚苦故謂之美疾也凡痛甚者得微疾則喜癢甚者得微痛而解夫疾有微甚痛癢亦何所取捨乎所謂美疾者蓋謂疾之輕者耳若癢之甚者為患固大吾亦未見其為美也

傷寒之病其名不一曰傷寒曰中寒曰瘟病曰熱病

曰時疫有早晚其証亦殊故立名不曰其寒皆傷  
寒也今俗通謂之時疫惟今之医者不學傷寒見時  
時疫而不以為傷寒以難病治之死者不止十二三  
其不死者亦必數月終能起是死者固醫殺之不死  
者非醫之力也病勢盡而命未全耳余少好醫方嘗  
張長沙傷寒論祖述大義由是稍去治人之病時得  
見效凡人病寒熱者無不有六經之症医者必求其  
症因就其經而治之藥必大劑務在破邪去熱退  
然後量與參苓益氣四君十全等湯以調和脾胃補  
助元氣此古今通法也今之業医者率不讀傷寒論

故不知時疫即傷寒見人之病寒熱而不讀六經之  
症其治不如法是以藥石的中雖有幸而陷中者小  
劑力弱不能勝邪故邪氣留連弗去其人則困於是  
遠行峻補兼用參附大劑以助之正氣未及受益而  
邪熱得之復熾從此以往變症百出無有端倪雖更  
醫改方治之莫能奏效弥月不愈遂成壞病荏苒在  
牀飲食日減祇贏肉脫氣息奄奄猶自餘日約三月  
而後死若此死者非常死而不當死而不得生者  
也其實医者殺之也若此者予多見之每每為之太  
息人聞予言雖為医者亦以為然况常人乎嘗有一

醫為予言曰今之世無傷寒唯有時疫嗚呼謬哉夫仲景所謂正傷寒者於世罕有豈唯今日蓋自古然已今之所謂時疫者雖非正傷寒而六經之症見其一二則是傷寒之屬也豈宜以雜病治之乎予故曰今之病時疫者皆為醫所誤其不死者幸也夫傷寒有四時之異名而今槩謂之時疫亦非其義也蓋世俗畏傷寒故醫者為之諱耳惟疫亦非義名而不雜言之者俗習也已

世間庸醫率不能療疾藥之未效其人疲困則恐元氣難保於是急用大劑人參湯與服殊不知元氣不能敵疾神之無益夫人參誠所謂反元氣於無何有之鄉者也然不治見病而專補元氣非所聞也若邪不去氣不行熱不清冷不溫毒不解痛不已滯不導泄不止腫不消燥不潤而後多服人參者譬之是猶不捕賊而修其城垣不救火而葺其室屋也可謂愚矣庸醫以此殺人病家以此受殃豈不痛哉况今我東方人參之價三倍黃金亦不易多得之物也豈可妄用以損人命且以人財乎

自古四民姓族之亂未有如今我日本者也姓族之所以亂者由養子起養子者取他人之子以為嗣也

國家不立禁諳者聽於是無子者捨其宗族而取他人之子有贊者多子者除其一可以為嗣者餘不與人此凡盛行于世雖有土之君猶為之其所置之子死而已卒亦乞他人之子以為嗣者有之如近時高田侯是也凡俗之敗可勝歎哉余嘗言曰今人視棄其族如脫敝屣不其然乎

文廟正德元年朝鮮使來聘時古河侯忠良侍中  
年二十二面白朝鮮人見之退而謂文學新井君義  
曰嘗聞日本人好色信然君義曰是何言也客曰我  
入朝見

王之大臣侍中有年少傅粉者彼胡為者而年少在  
大臣之位乎我是以知

王之好色也君美曰彼以列侯將五萬騎者寡君之  
仇牙也是以在側非以色也彼自面白耳非傅粉也  
他日

王享便者樂百左右兩部右部者高麗樂也樂者一  
少年面白享罷朝鮮人又謂君美曰日本人景好色  
矣君美白何也曰婦者觀舞見右部舞者傅粉天樂  
凌德者也今舞者傅粉以媚觀者豈非國人悅色乎  
君美笑曰僕不佞未學樂故不知舞者傅粉否也意

者舜之舞者亦其面自白耳容何怪之且右部者高麗樂也高麗人知之朝鮮人薜屣而止後新井子以告古河侯聞者以為敏古河侯云

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丁未葬大赦天下余倡過矣天子崩非大赦之時也昏曰昔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昔即過也唯過與災先王之所赦也其他未有妄赦者也漢數赦天下皆赦有罪也有罪而赦何以懲惡不懲何以治民此先王所以無赦也漢之君臣以赦為仁不知道之過也

景帝紀云弗能勝識師古曰勝識盡知之解勝為平

甚當凡言可勝不可勝之類皆當用此解勝平声音

升

有一医者名玄的來見余時有一昏生在座問客名失笑余禁之而止客去余問之曰向子何笑對曰某聞客名因想見宮女面也余曰然夫未諛史記耳櫻頰有臭櫻其葉微臭可食僧家不茹葷者採以代葷名為香椿冬月枝葉皆脫至春復生

周靈王太子晋年十七死見逸周書他昏言其次笙跨鶴上仙者後世虛談也

王充論衡謂禍福之來皆偶然非善惡之行所能致

也其論甚詳其言甚辯是以說者常為之擊節乃福  
虛禍虛詣篇是已純謂充之論未必然予嘗求諸往  
聖先賢之言曰惠迪吉從逆凶惟景響非大禹之謨  
子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非伯益之謨子曰天  
道福善禍淫非成湯之誥子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非伊尹之訓乎文王演易言吉凶禍  
福變化無常武王周公開口輒稱天命靡常尚昏所  
錄不暇枚舉孔子贊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

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凡此皆  
所謂先王之法言而君子之所以誨人也夫福善禍  
淫報應之理聖人非特設為是言以訓于民古今事  
蹟傳記所載與吾人所聞見歷々焉豈可謂空言無  
徵乎然天之福善禍淫亦有迫遠々者或在教十年  
之後或不在其身而在其子緣遠者亦未必若小兒  
持錢買餅左手取餅右手與錢故老聃曰天網恢々  
疏而未失豈不誠哉謂之天網明不可逃也恢々言  
其遠其遠不可的知也疏言不煩苛惟其恢々是以  
愚民疑之惟其疏是以小人徼幸然而不矢故君子

畏而敬之不独畏而敬之必以告人令其戒慎恐懼  
此教之所以立也設使天之福善福淫如人君之於  
臣下賞不踰時罰不旋踵則夫人見而知之何待教  
余哉惟其真不可見世之君子尚有惑焉况小人乎  
故自二帝三王以至仲尼莫不殷勤於斯後之奉教  
者復何容疑於其間乎若克之言不可以訓者也

王克疑堯舜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曰經曰粥成五服  
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  
服之不相称也純按昏益稷之文曰粥成五服至于  
五子列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此島自言其

治洪水而定九州也孔氏傳曰王服候甸綏要荒服  
也是也下文之至于五子五千里也盖克偁記  
上一句而忘下文故其說謬耳安有服色至于五千  
乎

太史公記成康之世天下太平曰刑錯四十餘年不  
用錯置也猶言陳設也古昏言刑錯者多矣其後皆  
曰論衡云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此變史記文而以錯  
為廢置謬矣班孟堅文紀贊云幾致刑錯漢儒往  
如此說夫古舜之旨也不然直以刑錯為治安之稱  
非歇後之乎此事余嘗有辨云



舉直錯諸枉諸之也言舉直者錯之於枉者之上也  
蓋自王伯厚始有此說大得聖旨古注包咸說以舉  
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非也按漢宣帝詔云  
舉錯曲直則知自漢初傳論語者已說如是其謬曰  
矣

人之行有善惡善惡各有大小然小善弗能消大惡  
小惡能損大善譬猶茶餌與毒物藥餌雖有除疾延  
壽之力必多服久服乃見其效毒物之害人也則者  
茶餌所不能治者甚有入口即殺人者可不畏乎由  
此觀之惡雖小不可以不戒也

月令云羞以含桃耶注含桃櫻桃也古采相傳以含  
桃櫻桃一物二名然西京雜記載上林苑中名果異  
樹有桃十而櫻桃含桃列為二桃則似非一物

淵明歸去來云策扶老以流憩扶老杖名其種有三  
一曰扶老木在上林苑見西京雜記二曰扶老竹即  
切竹出龜山見山海經三曰扶老藤見後漢晉蔡順  
傳注不知淵明所策是木耶竹耶藤耶

樂浪郡樂音洛潛夫論云東岡洛浪西置燉煌此其  
証也浪音狼

元祿中相州民間有寡婦年可四十無故不食三年

牧隊聞之召見而問之曰何故不食對曰妾身無所  
病亦無他故但不欲食耳牧隊示之信也牧隊家在  
東都後歸復召寡婦至則晉之旬餘以驗之信然不  
食唯時飲白湯一小碗顏色肌層與常人無異医者  
診其脈亦和平云享保回東都賈家畜一婢三四日  
一食肌層充實主人之妻怪而問之對曰不欲食耳  
非有所病也賈家之婦與其夫皆弗信以為將有變  
也乃謀遣之余所識僧某者與賈家之婦兄弟余故  
聞焉吾外甥匹田尚知畜一奴長列之產也一日唯  
餽時一食之亦不多力作行走亦異常奴居三歲薛

去人亦有若此者不可以常理論亦

古文辭簡尚昏至矣次則左氏其所以難說難解者  
章寡句之寡字也是故說古文者必添字足辭令文  
圖備則其多易通矣予嘗為說左氏傳者因取其中  
一章作添字法以示之若曉此法則非特可以說古  
文辭亦可以為之併錄于此

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以時而在襄  
公曰及瓜而令代二人行期年戌公問不至二人請  
代公弗許故二人謀作亂襄公之父僖公僖公之母  
弟曰夷仲名年生公不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

札秩如適子襄公惡而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  
有從妹在公宮無寵無知使之向公曰捷則吾以女  
為夫人冬十二月奔侯游于姑楚遂田于貝丘公見  
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乎射之  
豕加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宮誅屨於  
從人費弔得鞭之見血費走出過賊于門賊劫而束  
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賊信之費請先入伏  
公而出鬪死于門中小臣石之紛如鬪死於階下賊  
遂入小臣孟陽代公居林賊殺孟陽于林曰北冰君  
也不類君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之而立無知

享保中國崎嶇忠之自京尹入執改主國計十餘年  
所行無非損下益上之事朝野憎之謗讟大作忠之  
不以為意居之泰然 上以為忠益之祿萬石以賞  
之忠之得意滋甚庚戌夏俄克執改尋告老為僧號  
祥岳太宰子曰死矣祥岳君容曰何以言之曰君執  
政十餘年得意尤甚一旦已之譬猶與之矢水也能  
無死乎君若能不死則丈夫矣明年三月祥岳君薨  
大宰子曰杲非夫

富貴可欲也不可求也君子知其不可求故弗求也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言欲富貴有人之情

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是孔子亦欲  
富也歆之而弗求斯為君子矣淵明曰富貴非吾願  
此非人情也虛語也已

方俗以小兒出痘為神所為人家有出痘者必為神  
位於室中以酒饌祭之禁凶服者與婦人有月事者  
吾友柴山子文丁父憂而其女出痘內人欲為神位  
子文曰亦以痘為神乎曰然子文曰吾聞痘神忌凶  
服者今我在服而吾女出痘若神忌凶服者則宜  
不臨吾家若不知我在服則不足以為神何用祭為  
內人曰敏聞命矣乃不為神位其女出痘如法而安

云大宰子曰子文固達矣其內人亦能聽焉夫喪家  
有出痘者痘神不忌凶服者明矣童女有因痘熟經  
行者痘神尚何忌他婦人有月事者哉此可以知俗  
說之妄也如子文者可謂達矣

阿多縛身毒神名漢云大元帥祇氏為王公祠之曰  
服怨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歆無唐祠阿多縛也  
苟不仁則怨歆怒於蕭牆之內阿多縛雖靈豈能服  
之哉孔子曰丘之禱久矣

殷周改正朔說者或以但改正朔而不改月數或以  
改正朔亦改月數自宋儒以來聚訟紛々互相是非

如張呂寧所考意未可一之論焉余謂夏正朔名之所創乃五帝之道得天時之正人事之宜而萬世不易者也成湯以征伐得天下而首改正朔以為革命之初制作之始不如是無以得民去故從新也是改正朔自成湯始而武王亦用斯道也夫既改正朔則月數從之四時亦從之安有改正朔而月數如故者哉不然春秋何以書春王正月乎惟夏時之行於民間也尚矣是以自農桑之業以至於凡百人事未有不以此為準者也故雖國家固有一代正朔然民常言夏時也夫奉正朔者臣民之義也是以士君子

之立言行事必從當代正朔若夫後民之私言及里巷歌謠之詞率以夏正為言上之人亦不敢禁之且聽其私言耳故周詩有言夏正者如左氏傳卜偃所云九月十月之交及絳縣人所云正月甲子朔論語曾皙所云暮春亦皆以夏正言之此其証也在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言此正月是周之正月非民間所謂夏之正月也由此觀之夏正之存于民間而不七也可見矣以余所見三代正朔之論復何取也之有死者如可作也吾將質諸古人

宋古肉字心下作五十一之六見字彙曰本播州有宋

栗郡長門大夫有寔之氏皆此字也俗作完全之完者誤也

檀弓云仁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歆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鄭康成曰見在臣位与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純謂此旌大謬夫臣有饋於君安有不曰歆者乎出使而稱其君於外安有不曰寡君者乎是二者為臣之常禮何須祀於此哉本文明言君有饋焉非君饋之而何便焉者言君使人於是仁者也夫仁而未有祿是未列於臣位者也未列於臣位則君待之以客禮是以饋之曰歆使者將命曰

寡君夫仁者雖未有祿然其君薨則為之服与有祿者同如去其國而君薨則弗為服也此本文之旨也詳之可見矣陳澧集說圖外所載方氏之說其意如此可謂深得經旨矣其圖內者仍古注之意不可從也

有會飲者一人亡酒衆共追之咸曰夫猶能亡之未大醉也蓋後之乎或曰夫平日未嘗亡酒而今亡困也放之可也酒罷明日亡者之妻問故焉曰疇昔我困甚因亡匿於床下衆君子咸追之曰復之將汝飲焉有一二瓶才止之曰夫寔困放之可也一飲酒間

亦足以見人之仁不仁也聞者絕倒

享保壬子三月二十八日乙酉東都火數千處後先  
起延燒約方二十餘里其一起于西城下者焚城樓  
一所其他邸第倉庫寺院衙坊所在民至罹災者莫  
知其數都下從前多大火然一火分為數道而已未  
有數十處後先起如是者也自耆老八九十者未之  
前聞云實天災也是日吾紫芝園亦當火道不救將  
焚幸得一二友人力火而來於是藉其力以救之鄰  
里多罹災而吾宅無恙幸哉友人者誰長坂國父大  
村子敬也

壬子春寒踰常年至四月下旬尚如常年二三月之  
交於是四月初十日夜有飛鴈之聲時穀雨之十三  
日立夏之前四日也物候之後時有如此者雖為有  
因五月實亦時之失也

東都多風海內無比他處唯一時多風或時一日大  
風而已東都則終歲多風動輒連日八方更發卒無  
間日實為大患火災數起職此之由惟元祿以前高  
多間日享保以來多風數倍昔年甚至敗椽折木發  
屋者亦比年有之且元祿以前都下火起必以此風  
自冬十月至春二月實多火警餘月希有惟戊寅九

月六日火以南風享保以來火以南風者十七八如  
丁酉六月九日己亥四月廿日辛丑三月三日四日  
乙巳二月十四日庚戌三月十七日皆火起於南風  
雖其以北風者多在二三月之間而冬月火警殊  
此亦氣運之一大變也

海上有颶風謂四方之風也海舶過之必被其害一  
日懼風言可懼也東都瀕海亦有是風火起過之延  
熿必廣

閩東不無鱖魚戊申九月二日東都大水漁者獲鱖  
魚長一二尺見者異之亦後都下諸水常有之漁者

捕而鬻之於市地氣之變實近世之一異事也

古曆不推日月食古人言日月食者皆見而知之也  
是以古者自天子諸侯祭祀賓客之禮過日食則廢  
莽引及堯日食則止而不行以為變也夫惟見而知  
之是以陰雨不見日則雖食不知也不然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要之為六七年一食可謂  
疎矣及至後世曆術漸精於是有前知日月食則雖  
陰雨不見日月然能以數推之而暗知其食焉所以  
日食多於古也夫以人之智力能前知之則日食若  
非天變者也由是後之曆家誇其推測之工日日食



有定數焉非變也乃其常也殊不知聖人以是存戒  
使後之人主知懼也不然古人之智術豈非能前知  
之乎今夫曆之可以驗其術者莫如日月食漢魏以  
來善治曆者世不乏人或因古法而修之或創新術  
以精之精之又精微之又微析毫割芒教法殆盡於  
是七政之運在人掌握冥冥之天一算可測此其為  
術亦可謂妙矣雖然天本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  
不小有盈縮杜元凱既言之况至大之天而度諸尺  
寸之間毫釐之差不可見而万里之謬不可知乎故  
今日所推不能必明日之驗又烏知今日至要之術

不為異時之弁髦哉是以古之人不貴前知而貴見  
知不惟日食為然史官紀日必視月之盈虧晦朔弦  
望之外日昃曰哉生明曰哉生魄曰既生魄曰帝死  
魄凡此皆謹昏其所見以明曆象敬天且備參驗也  
故古之人寧略於推步弗欲以天為可測知其動物  
也所謂神道設教者此其一事也由是觀之後之曆  
家者流何足以知聖人之道乎

禮大學記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允氏傳寧羸  
曰夫子壹之壹是壹之其義同也

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三代明王未有不貽厥

謀者也自秦漢以後罕有能亦何如斯可謂之貽春  
秋傳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  
凡声分之米物著之詔言力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  
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  
以礼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余聖王曰  
之斯之謂貽厥孫謀

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中也中謂  
陰陽之中氣也下文杜注曰愔則矢中和之氣是也  
林堯叟以為至正大中之理乃宋儒之說也可可從  
也

孟子云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趙岐曰磯激也  
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朱熹曰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如趙說則  
不可二字似衍朱說不可磯一勾似通而磯之一字  
不明要之二家皆見磯字從石而泥耳善哉孫奭疏  
得以幾諫為說大得古義蓋謂親之過小者宜幾諫  
令自覺其過所以為孝也乃若直怨之是以親為不  
可幾諫是殆頑置視其父母也故謂之不孝太抵古  
人用字在声不在形如幾字幾微之義則与機磯同  
音或用機字或用磯字何不可之有視其偏旁立之

異矣所謂許氏說文分別之學也能脫此窠窟然後  
可以說古昏矣吾聞諸方密之氏  
口實字有二義高奮曰予恐末世以台為口實孔傳  
曰恐末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此一義也易曰  
自求口實左氏傳曰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口實皆謂食也此一義也

古今儒生之學有二途焉一曰有用之學二曰無用  
之學小之足以修身大之足以治天下國家是為有  
用之學虛語浮詞疊章累篇以多為勝後足以悅人  
驚世而無以裨補名教是為無用之學誠志于學者

不可不知所向也

宋儒之愚者當以林希逸為最夫為老列莊三子著  
口義往々傳會以叔氏之說又時以吾聖人之道較  
之夫三子之所以為道與吾聖人與叔氏皆異其指  
雖間有如同者特其末耳希逸見之因欲合而一之  
所謂不揣其本而存其末者也既不知三子又不知  
叔氏之道何況吾聖人之道乎

治心者叔氏之道也先王之道無之惟樂記言治心  
由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天以樂  
治心是乃以不治之也蓋心者動物也不可待而治

也治之而不治適以亂之不若以不治治之是以用  
樂此之謂不治之治先王之術豈不妙哉  
左氏傳載邾子南左右射注疏諸家皆無說說者以  
為旁射東西非也按左子執弓為左射右子執弓為  
右射魏任城王彰善左右射見拾遺記蓋左射雖能  
子南為此者逞伎以示其所長也若但旁射東西何  
足以言伎哉

劉子新論辨樂篇雖臨襲樂記然其意亦好認真知  
樂之用者也非宋儒義理之學所能予知也  
新論亦頗有益於人之昏也恃其昏盡是對偶之文

說之可厭也惜哉

正德五年

章廟尚幼宮女江島等數出觀于公榻昵優侏儒且  
與朝士及市井人會于酒肆淫亂極矣事聞執政河  
越候喬朝令有司治之獄連二十餘人幽江島於高  
遠候國其所與交通者或死或流或放逐禁釘餘黨  
猶數十人不可勝論也于時故內相甲斐候吉保既  
老在鄙號保山居士菽生茂卿見保山君曰河之候  
將死伊人

憲廟時執政歷

文廟以至於今十餘年未嘗有過今治宮女之獄而  
過矣河越候必悔之悔之必病歆無死得乎是歲秋  
河越候薨

人之走也以足不以手而束其手則不可走也鳥之  
飛也以翼不以足而束其足則不可飛也由是觀之  
無用之用不可棄也已

一日余与平子和語及天文子和曰吾不識星唯識  
北斗与明星而已余曰此斗信子識之矣其所謂明  
星者是是太白邪莫是以歲星为明生邪子和笑曰  
吾不識真明星也

水鄉漁家以漁代耕故魚之多寡猶穀之熟与不熟  
也漁家欲魚之多而祈於浮屠浮屠惡殺而不能令  
魚不為漁者所獲何也魚之多寡造物者為之天之  
便也浮屠雖靈豈能勝天制魚之命哉祈而獲魚天  
福也非浮屠之力也此理甚明易見而世之愚者猶  
以浮屠尊於天悲夫

先王之道在礼道者虛也礼者實也去礼無道張玄  
素問道文中子曰礼得而道存矣善哉可謂知道也  
里中父老有信浮屠者勸大宰子念佛太宰子曰念  
佛何益父老曰成佛也曰翁朝夕念佛能生而成佛

子將死而後成佛也曰死而後成佛耳曰翁欲富貴  
子曰欲之曰今有人告翁曰草身之海島則為南面  
王富貴壽樂蔑以加焉雖然一去不復得者鄉里不  
得見父母妻子兄弟親戚故曰不得與通消息則翁  
願之乎曰否我何願之太宰子曰善翁之不願也翁  
既不願海島王佐而願死後成佛何也生而為海島  
王且尚不願而使余求死後成佛不亦迂乎翁雖勤  
之余弗能從也夫人之所以願富貴者豈特為其身  
受衣食宮室便令之奉教亦樂其貴則榮父母富則  
贍親曰夸妻子耀鄉人也海島王之富貴則不然故

雖愚人亦不願之也世之言浮屠而誦經念佛者固  
多未有一人死而為極樂園王榮其宗族福其子孫  
令其鄉人觀己身成紫磨金色光明赫奕者此諸海  
島王之富貴其迂其焉世人不願彼而願此抑何愚  
也

世說毛伯成常祿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真  
有志者之言哉凡為士者不可無是志也

或問孔子思中行之士而不得必取狂狷曰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狂之与狷亦有優劣乎答曰狂  
者有才而行或不足狷者有守而才或不足是則狂

相亦各有所用不可論優劣也惟狂可仿而相不可  
仿則若狂易而相雖然狂全出於性不可學而能之  
相雖出於性亦可學而能之則若狂卻難而相卻易  
夫如是則二者皆無有難易其實皆性也已若以教  
道言之則相可以為教而狂不可以為教學相而不  
成尚不失為士所謂刻鵠類鶩也學狂而不成後放  
蕩耳所謂蚤虎類豹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  
以有為有不為者知耻者也知耻者二也狂者或無  
耻由此觀之二者亦非無優者也予嘗言狂失德放  
相失諸隘與其狂也寧相

碩人詩極口稱婦人之美迨於襄天保盛新君之壽  
以日月南山松柏為比迨於諛緇衣好賢給之衣食  
不倦嫌於矯飾以求名卷伯惡諛欲殺之豺虎首北  
有是惡不仁而無己不迫於亂乎夫此四詩皆吐露  
其情不復含蓄若出於後世拙工之口將唯見其可  
厭復何堪採覽詠歌乎此古之詩人所以力不可及  
也

張橫渠論郊衛之音之涵皆其水土之所令然朱熹  
載之詩注其說如可聽然予謂乐音從民之所好尚  
所謂凡俗也凡俗係上之改桀紂之所亡為湯之所

與也聖王豈易民而治乎亦在化之而已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猶可化况中土之民乎故橫渠之論未必然也

不之與弗無甚異義通用亦可若細分之弗不之決也故李氏旅於泰山子謂丹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夫子言女決弗能救與丹有直言不能是弗字意重不字意輕古昏中亦有如此分用者若言弗聽弗從比之下不字者其意決也

正月之正本邪正之正音改秦人諱始皇之名改故說正月之正音征昭穆之昭本日明之昭音之適反

晉人諱文王之名故說昭穆之昭音詔此二者皆因一時諱避變其正音當時之人則不得不從後之流古經傳者守以爲法何哉今並當以本音流之爲是至於昭說文作召音詔予所不信也

享保壬子秋山陰山陽南海西海凡三十餘州方三千里蝗冬大饑道殣相望大小諸侯國告糴者五十四自古蝗之力災未聞如是者

東都瓜以小暑始熟以土旺時盛行于民間王公貴人心待入土月而後食之立秋以後不復食之及白露而死此其常也癸丑夏不暑迨立秋而瓜始熟立



秋之後乃行于民間以數言之當及寒露而終過白露便死死不與昔年異此物候之變也要之夏不暑而秋亦涼氣早至故也

庚戌秋海內人川咳尋出麻其行自西而東羊歲逾于海內莫問老幼病者十四五雖不甚多亦數十年一厄也癸丑秋七月海內疥疫老幼咸病雖有免者則百一二耳民家園戶道路無人東都之市可設崔羅病家請醫先病召巫在沐藥家藥彈醫有抱空囊以赴請者自古疫之行未聞如是存且適實宇宙之一大厄也

夫諫不可以可聽過不可以不改人誰無過得諫而正是故甲過則乙諫乙過而丙諫乙不必智於甲丙不必賢於乙古稱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譬之奕棊當局者昧旁觀者明取於人以為善其善固極故從諫如須流改過如反掌人之善行也天之所祐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漢昏張良傳曰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豈易勤以利賈堅猶言牧兒屠兒賤之之詞非有深義也顏注高賈之人志無遠大鷹猶僮豎故云賈豈可謂鑿矣

張良傳又曰且楚唯母壘六國後撓而從之陛下焉

得而臣之唯辭也母史記作無音義曰母彊猶言莫  
強也蓋言禮記立六國後以撓楚權今楚唯天下  
莫強焉雖立六國後恐未足以撓楚而六國且復撓  
而從之從楚之國漢焉得臣之晉灼韋昭皆如此說  
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強、則六國弱而從之此說非  
也師古以服為是亦誤詳味本文其意自見

昏札奠鴈程子云取其不再偁朱子云取其順陰陽  
往來之義也純謂朱子是也程子非也夫親迎奠鴈  
者男子也不再偁者婦人之節也男子娶婦豈宜責  
其不再偁之節於親迎之初哉且况婦人有不幸而

再嫁者於是乎礼有繼父及異父昆弟之服是在其  
初未可責不再偁之節於其婦也程子嘗謂孀婦之  
嫁者与娶之者俱失節豈不戾於不季礼之過其為  
害也

司馬相如者淫亂無行之人也亦阿諛逢迎之士也  
傳中所載文章子虛上林二賦其罪小論巴蜀父老  
二檄其罪大大人賦其罪甚大至於封禪文其罪極  
大唯諫獵昏僅見其忠於上然亦小善耳夫相如之  
行名教之所不容君子之所惡也安得以一小善贖  
數大罪哉

一日紫芝園修士庫巧者与二三傭夫來芝其役予  
命家人煮茗以瀉之皆輟事而歎芝傭夫有未室者  
巧者謂之曰尔何不娶曰無可者也曰我为尔媒可  
乎曰可曰我所媒者無他技能唯善食何如曰我不  
欲技能善食足矣曰事者皆笑吾家人聞之亦笑予  
曰勿笑夫傭夫知言哉凡人之患疾病为大人苟有  
疾雖有技能不可任用富者率因之損其貧貧者率  
因之廢其業豈不痛哉夫善食者必無疾無疾者無  
以廢事是故丈夫而善食可以力作婦人而善食可  
以事人然則無疾善食者雖無技能可以無飢貧者

之福孰大焉夫傭夫不欲技能而欲要善食者可謂  
知所擇也

故士浦候政直執政時有一士人執詣往見焉其父  
嘗为 王朝膳夫死已久士浦候見士人曰子先君  
子为誰其人對曰臣先父臣先父因忽忘其父字号  
沉吟久之終不能得士浦候長者不敢復問为言他  
事士人應對失次慙懼兼至後巡而退迨午出門然  
後得之反告舍人曰適來君候辱問鄙人父鄙人善  
忘承問之際忽忘先人字号罪莫大焉今迺得之敢  
因執事以聞舍人曰諾敢請以先君子字号見教士

人默然頷之曰復忘之矣嗟乎鄙人善忘如此無復  
為人請辭惟仁者矜之勿揚其罪幸甚遂出  
曾皙名黜人身色白曰皙黜黑子也意者其人白皙  
而面有黑子故名字云尔

礼记大学篇自宋人說者紛々要皆無皙之言也但  
来以为古者大学記是也予谓先王養三老五更於  
大学必有乞言之礼焉竊疑此篇所记乃昔時三老  
五更文語以其所称大学之道乃先王之法言故著  
为大学記尔

有龟田某者仕於紀藩雖無學術略知道理過一禪

僧說以佛道龜田曰师有妻子僧曰無有有子乎僧  
曰既無妻焉得有子曰然則师所說徒虛語耳吾聞  
釈迦在家時嘗有妻子及为僧棄之是釈迦者知室  
家父子之情而厭棄之者也故其說心法率得其實  
而人信之今师未知室家父子之情而自言無情且  
勸人割愛此所謂虛語耳吾未之信也僧默然龜田  
以語古河候忠良古河候稱善遂为余言之

蒲桃古来傳說皆云張騫使西域取来觀相如上林  
賦言苑中有蒲桃在其中則張騫之前已有之矣  
漢人有以破奴破胡勝胡廣漢为名者蓋漢事匈奴

於是百以擊胡拓地之功封侯者為人父母者因以  
足異其子之福故名之以此廣漢者廣漢之封疆也  
予甚愛寧鐵論文典則雅馴論事明鬯立言和平有  
長者之風桓寬有如是之才識而班史不為立傳殊  
為可恨寬字次公汝南人事略見車千秋傳贊中治  
公羊春秋云

霍光傳廢昌邑王奏列群臣三十六人名中有二光  
二延年三德二勝漢人多同名迺亦

荻生叔達考漢時一介當今三兩七八錢今大金一  
板重三兩六錢與漢一介相近則漢時黃金一介殆

當今大金一板耳然則黃金四萬斤為大金四百餘  
板不如是其多歟不知劉季何從得之

漢王授陳平黃金四萬斤而不問出入此其所以卒  
能得天下也雖今人首有漢王度量何大事之不濟  
哉

古河城外二十里有藏火藥處甲寅六月十七日夜  
藏中忽發火新陳火藥凡三萬七千五百餘斤一時  
爆盡聲震天地東都去古河百七十里寐者咸驚以  
為地動後得其真群疑乃殺世皆稱古河者蓋火藥  
之富云予見古河人而問故焉曰人莫知其所以發

火張華有言曰積油万石自然生火豈火亦然耶  
古河候名忌良時方列相

浮屠言有地獄天堂俗儒言無地獄天堂了謂二者  
皆無稽之言也何則地獄天堂人未見其信有亦未  
見其信無以其事在死後也夫古之君子非先王之  
法言不敢道所謂地獄天堂非先王之法言君子之  
所不敢道後之學者何敢道之故言無地獄天堂者  
与言有地獄天堂者所爭在有無二字其為無稽之  
言則同耳



